

心的女處

著 蒙 爾 果

譯 子 蓬

局 書 新 北

1927

處女的心

第一章

露台是已頹敗了，滿生着薊草，木莓和金鳳花。姑娘正倚在欄杆上吃桑葚。她展開她甚污的紫色的手，笑了。罕萬德擡頭一看：

『你也生了鬍鬚了，』他說。『看來倒有趣得很。』

『但我不願意看來有趣。』

她走向附近流着的小河，浸濕了手帕，開始揩她的嘴。

罕萬德的眼睛仍轉向他的放大鏡，繼續查驗着雛菊花。他在花上發見了兩個朱

紅的甲蟲 (bug)，緊緊的拼合在一塊，彷彿只是一個昆蟲了。牠們在愛的結合中睡着，若非牠們的長的觸鬚的顫動，你將以為牠們是死的了。雌的，以牠尖銳的吸管插入花中，雄的動着牠的吸管，彷彿想從對手的頭上吸取逸樂似的。罕萬德德等待這幕小小的愛情劇的結束，但這也許要繼續數小時的時間。他厭倦了。

『還有什麼呢，』他沉思道，『我知道雄的是不會即刻就死的，牠一脫身時，便立即跑去尋食了。但我仍高興看這分離的機械的情景。機會湊得好，也許會看到的。無論研究人或動物，時常要靠機會。當然，也要有耐性，堅忍……』

他微微搖動他的頭，無疑的，這是表示耐性與堅忍是非他所有的。於是，輕輕地，他放下負擔着那熟睡的一對兒的花，在露台的欄杆上。這時候，他纔注意到露絲已不在那里了。

『我那句關於鬚髭的笑話，一定惹惱了她了。亦許這是不確的。但有時候這孩子常弄着她那種神情來刺激我的神經，好像要我吻她的樣子。可是，我只要把手攔

在她的肩膀上，我的面孔就將吃耳光了。古怪的東西，但一切女人都是古怪的，尤其是姑娘們。』

仔細地拭拭他的放大鏡，罕萬德橫過溪河，走入樹林中去了。

罕萬德將近四十歲了。他是長而消瘦；有時，他的好奇心引著他屈曲着凝視東西太久了，他的背有點彎曲。他的眼睛是明亮而銳利，雖然其中有一隻因了常看顯微鏡的緣故，似乎已經變得狹窄而閉縮了。他清秀的面孔，和稀疏的鬚鬚，很是和藹可親，但並不驚人。

他雖是路佛博物館的希臘雕刻的保管人，但他對於大理石的冷靜的美不感興趣，對考古學是更淡薄了。他是一個愛生命的人，他在女人與動物之間消度他的日月。昆蟲的習慣的研究是他的癖好。人常見他在動物園裏，否則就在動物店裏盤桓，比之他在辦公室裏的時間更多。在晚上他專注于娛樂，常到各種的交際場去。對於同情的聽者，他喜歡誇耀他是特罕萬德的後裔；特罕萬德的妻即是拉芳登（十

七世紀法國的有名詩人——譯者——的戀人。他常說，他之不能將自己造成一個有名的博物學者，全是他的職務妨礙他的，但照一般人的意見，罕萬德，從他的一切舉動看來，只是個被懶惰所害的聰明的好事家罷了。

每二年或三年，他照例要到友人台保（Desbois），在大堡附近的洛濱伐斯莊裏去住一些時。台保是一個賦閒的營商的雕刻師，他新近藉着改名，加上y這個字，和一二種別的小變動，以尊榮他自己。當台·巴（Des Boys）出現在世上時，罕萬德却似乎不覺得有了什麼變化。這使他們對他增加了敬愛。無論何時他去訪候，台·巴夫人對於烹調差不多費盡了氣力。

台·巴夫人在年青時曾經是感傷和浪漫過的，她以後的一生亦終有幾分鬱氣；她固執着叫她的女兒爲露絲。這豈不成爲一個談諧的名字，——露絲·台·巴——假使露絲是那種肯受人這樣稱呼的姑娘？她平常是一個快樂而溫柔的人，但她能裝冷淡，能不理睬你而且蔑視你，帶着最殘酷的神氣。她的父母愛她而又怕她：所以

他們讓她任性行事。她是二十歲了。

當這時候，罕萬德在尋找露絲。他不敢叫她，因為他不知道用什麼名字好。在談話時他說：你；在客人面前，小姐；在他心中，露絲。

『她在二年前要乖得多。她聽我所說的事情。她服從我。她替我捉昆蟲。現在已到最危急的時候了。假使我們是一對甲蟲……』

他繼續着想：

『不管是女人還是昆蟲，戀愛就是他們的全生命。甲蟲當牠們的工作完成時就立即死了，女人在她們初次的親吻時，已踏進了死的第一步……同時也可以說她們開始生了。懷着生的渴望，充實她們的命運的渴望，而不知道方法，嗚咽着走過黑暗，搜索着她們的道路的姑娘們的光景，是妙麗的。……我料我將看見她在什麼地方哭着。』

果真，露絲纔揩完了她的眼睛。當她憂傷時，她的眼睛是藍色的；而當她歡笑

時就微帶青色了。

『你剛纔哭了。經過冬青樹時，你被刺了麼？我也如此。』

『爲那樣的一點小事我是不會哭的。誰告你我哭了？一個蒼蠅飛入了我的眼睛。你看，祇有一隻眼睛是紅的。』

但她並不擡起頭來，反而俯下身去，開始拾她足下的花朵。

『我可以坐在你身邊嗎？』

『你爲什麼講這樣的話呢？』

『你看，地方全被你的裙子佔去了。』

『那末，推過些就是了。』

罕萬德推攏了她展開着的裙子，小心地坐到長櫬上去，因爲他知道這櫬子有點搖擺，不很堅固的。台·巴現在有了金錢和貴族的名稱，已變成浪漫的了。他的全府宅，除了菜園和住着人的房子，顯出一種經過了多年的荒蕪和衰落的景象。在屋

內和周圍，你只能看見霉朽的壁，腐爛的木棚，滿生青苔的板櫬，不能穿通的荊棘的樹叢。一座古老的塔立在溪河附近，常春藤從塔頂像小小的瀑布似的掛下，它青翠的波浪直潑到枯枝歧出的老橡樹的頂上。——這是一個極美麗的景色。台·巴的家人除了領導訪客去游覽他們的青新的樹林外，是從不外出的。台·巴會塗兩筆畫。

早晨時分，林樹是清涼的，還被着露水。穿過密織的櫟樹枝的陽光，落在堅硬的冬青葉上，映耀得像花朵一般。一株枝條歪曲的小栗樹，向日光伸起它扭曲的頭來。附近站着一株野櫻樹，燕子鳴囀而且驚惶地飛進樹中去。一隻喜鵲飛過，像藍電光的一閃。風從樹下穿過，一路擾動着羊齒草，迎風起伏。一個受傷的蜜蜂落在露絲的裙上。

『可憐的蜜蜂呵！牠的一隻翅翼被揉摺了。我來把牠弄正了吧。』

『留心，』罕萬德說，『牠要刺你的。動物是永不相信你待牠們是善意的。在

牠們看來，無論誰都是仇敵。」

『真的，』露絲說，把蜜蜂拂掉了。『你的甲蟲將吃了牠，那正是快樂的結局呢。一個個都是仇敵啊。』

露絲說得如此悲痛，使罕萬德十分難受。他將面孔貼近她的，直觸著她的大草帽的邊沿爲止，低聲說，

『你有什麼不快樂？』

女人們應付這種事情是多麼巧妙啊！剎那間，帽子不見了，彷彿憤怒地拋棄了一般，同時，一個非常蒼白而且蓬鬆的臉額，倒在罕萬德的肩上了。

這是動人魂魄的一刹那。他非常心亂的用他的手臂圍着姑娘的腰肢。他的手握住她送給他的那小手。他只消微轉而且略垂他的頭，於是他在覆髮下，在白的，熱潤的額上接了一個吻。他覺得她對他變得更加溫柔了；被他握着的手也緊握着他的。

露絲急動了一下，他們便離開了；她正視着罕萬德，柔情映耀在她的面上，

說：

『我現在快樂了。』

她立起來，他們一同走入林中，交換了一些無意義的談話，聲調裏充滿了柔情。每逢他們的目光相遇時，兩人都微笑，他們不斷的用手指撫摸葉子，花，單株的樹，他們可以借此使他們的手互相接觸。來到了一片林中的空地，他們能並肩而行了，他們談內側的手臂垂下，於是他們的手碰觸着，不久連在一起了。

接着一陣長而非常愉快的沈默。這時候，兩人都沉思着自己的事情。

『這是顯然的，』罕萬德對他自己說，『假使我還有一點理知，我應該乘車回家了。最好我必須到大堡去打一個電報給誰，教他打個電報來叫我回去。多麼無意識！我在此地多麼快樂呵。我去請託誰呢？克蘭蒂嗎？那我還得寫一封信，造一個故事纔行。耽擱三四天，不會將事情弄糟絲毫的。我明瞭這些年青的姑娘們。對於她們，時間這東西是不存在的；她們是生活在絕對中的。祇要不生嫉妬——我看也無

從生起——我就十分順利了。她真是迷人——露絲。上帝呀！我入了怎樣興奮的狀態呵。但是我應該保持着理性。我將告訴克蘭蒂到大營去會我。她常渴望着要到大營去，自從她讀了一篇關於那地方的小說以後。此外還有許多石跡可看。但是，這對於我都是沒關係的，只要我會離開此地……」

『你在想什麼事？』

『你還問嗎，我親愛的孩子？』

那小手緊握了一下，表明已經明白他的回答了。又一度的沉默下來。

『克蘭蒂嗎？在這時候，她亦許牽搭上別個情人了。但是，想一想，將一個婦人獨自留在巴黎，在這七月裏！「我是從不煩悶的。我每天在馬丹福羅家中用餐，她很歡迎我。我們在二十五要出發到霍福羅去了。你必須來看望我們。」她以爲霍福羅就在大堡附近。「我是從不煩悶的」。來吧，來吧；婦人們說得如此清楚，是表明她們一點沒有隱瞞……但剛是反過來，這正是她們的詭計之一……』

『呵，我的孩子，你的愁苦怎樣了？完全消滅了嗎？』

『我現在很快樂。』露絲回答。

她大而澄清的眼睛的一望，證實了這幾個神聖的字兒。罕萬德比在她馴服的時候更心亂了。他是這孩子的幸福的原因這個想頭，給了他驕傲。

『還是不去驚動克蘭蒂好。她是那樣猜忌。那末，我寫給誰呢？我的同事們嗎？不，我和他們的交情還不夠親密。高范，那動物店主人嗎？那是有失體面的。這真是厭煩透了！隨它吧！過天再說。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？一點兒動情的友誼吧了。露絲，她度着這樣孤寂的生活。我何必奪去她那同我玩玩情的天真的快樂呢？暑期中娛樂……』

『哦，』露絲說，『看那甲蟲呵。牠不是美麗的嗎？』

但是那東西，披着金彩藍玉般的盔甲，在枯葉下不見了。他們不再想甲蟲的事了。露絲被完全兩樣的思想佔領着。她覺得她自己充滿了一種歡樂的溫情。

『我不再屬於我自己的了。這真刺激人。什麼事就要發生呢？他定會在我眼睛上親吻的。我將不加抵抗，因為我是屬於他的了。』

她舉頭望罕萬德。她似在奉獻她的眼睛。她一動不動，便閉上了眼睛。一個吻輕輕地落在她的溫軟的眼簾上。

『我所希望他做的事，他件件都做了。他了解我的思想嗎？還是我了解他的呢？』

這時候，罕萬德想找一點殷懃或者感傷的話來說說，但是想不出什麼來。

『我可以讚美她栗色的髮，和髮的金黃的光，對她說這是如何優美，而且絲似的。但這是真的嗎？再有一層，這未免還有些兒太早。我讚美什麼呢？她的嘴麼？是太大了些。她的鼻子麼？太彎曲了點。她的面容麼？說她面容蒼白而且灰淡算是稱讚嗎？她的眼睛麼？好像又近乎有作用，可是它們確是美麗的——她的眼睛，轉變起顏色來的神氣。』

他在行路時摘了一張草葉，葉上覆滿了細黑的蠕動着的斑點。

『多討厭，』罕萬德說，『我忘記了帶我的顯微鏡。』

『我有一架，祇是反光鏡破了。要送到大堡去修理。』

『你不能自己帶去麼？』

『假使你願意，是可以的。』

『但是，露絲，你不樂意去麼？』

叫她露絲她是十分喜歡的，所以她一時沒有回答。隨後她面頰的說道：

『你知道的，我很少離開過此地，離開的念頭幾乎沒有浮上我的心頭來過。但

我愛和你一同去。』

她以一種溺愛的孩子的任性的聲調，又說：『我去告訴父親去。我們午餐後出發吧。』

罕萬德又凝視他那不知是什麼的草葉了。

『我知道一家好店，』他說，『萊普退爾，航海的光學司。你知道他嗎？他是高文的朋友……』

『那動物販嗎？』

『怎麼，你還記得麼？』

『你告訴我的事，我都記得，』露絲鄭重的回答。

罕萬德被奉承了。他心中也想，這感傷的孩子，倒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實事求是的少妻的。他的奇變的生涯迅速地在他面前經過了，他想起幾個和他發生過私情的戀人來。他看見克蘭蒂，自從和她相會以後，有六個月了；大概，在他回去時她將棄了他吧。想到這里，罕萬德蹙額了。同時，他緊握着的手指也放鬆了。

露絲望着他：

『你在想什麼事？』

『又來了！』罕萬德對自己說。『呵，這個永恆不盡的女性的詰問呵！真有人

回答過似的！可是我有了回答了……』

望着雲，他說：

『我想快下雨了。』

『哦，不！』露絲說，『我想不。風是「冬暖風」(Suet)……』

意識到自己講了一句土話，她趕緊補說：

『有如鄉人所說的。』

『這是什麼意思？』

『東南風 (South-erst) 』

罕萬德不大喜歡方言；他很憤憤的而且帶了巴黎人的無謂的誇耀，回答：

『多醜的字！你應該說東南的。你真是個農婦呵。』

『任你譏笑去吧，』露絲說。『現在，我是毫不介意的。我們都是鄉下人：我的父親是，我的母親也是。我雖不生在這裡，但我是屬於這地方的。我屬於它，有

如樹木，有如草和一切動物屬於它一樣。是的，我是個農婦。」

她傲然舉起她的頭來。

『但是，我原來也是這地方的鄉人呵。』罕萬德說。

『是的，但你已不再關心它了。』

『我關心的，因為它產生了你，而且因為你愛它。』

發明了這無聊的奉承話，他得意起來，罕萬德把帽子拿在手裏，去追一隻蝴蝶；但是沒有捉到。

『捉蝴蝶沒有親吻這樣容易吧，』露絲帶幾分幽默的說。

罕萬德噢了一驚。

『她只知肉感的嗎？』他詫異了。

露絲的天性是不能有條目的分析的。她覺得她的性格是一個完整的。她的這句話不過是一種笑談，因為她不是沒有機巧。